

和媽媽呀！現在你聽了這個故事，該不會再逼着爸爸去給你找小鸚鵡了吧？……」

「爸爸，我懂了，我們需要自由，小鸚鵡也需要自由，所有的動物都需要自由！」

母親的話 (三)

楊筱蕪

「平兒！你真是爸爸的好孩子！」爸爸張開溫暖的手臂，一把把平兒抱在懷裡，接着便在他那蘋果似的小臉上，熱烈地狂吻。

十二月十五脫稿於臺北寄寓

親愛的孩子：

你出生第三天，爸爸回來了。

七月的黃昏，暑氣未散，細雨初降。喂完奶，我把你安放在床上；你哭了！你輕微的哭聲，落在我的底心板上變得沉重了。

我把你抱起又放下，你不哭我便安心。

窗外依然細雨飄盪，與我共守黃昏的，除了無知的你，便是案前懸掛的孤燈；淡綠柔和的光芒織成的恬靜氣氛，此刻格外顯得冷清寂寞。

突然，樓梯急促的脚步聲，引牽了我底注意力。不規則的步伐，幾乎擾亂我底判斷。

終於，你爸爸出見在房門外！眼前的情景把他吓住了，一時竟說不出話。「生了啦！幾時生的？」呆半響，才吐出這麼一句。

我笑笑，將你舉在手上；竟未理會到他的問話多餘。

他走近床邊，慰問了我，又俯身看你：他看得那麼仔細，像是觀賞藝術品。眉宇間洋溢着的欣喜，

流露出內心的喜悅——誰說他不喜歡男孩！

爸爸老遠回家，沒來得及喘口氣，又趕着到店舖給你拿小床。他身邊沒帶雨衣，竟說：「不要緊。」便冒雨出門了。

床取回來，爸爸又有好一陣忙：紮竹桿啦，掛小帳啦……爸爸多麼樂意為你忙！

照料孩子，我們都在學習階段。媽媽行動不方便，許多事情全得勞累爸爸。我開始奇怪：一個經歷疆場，斌性豪爽的男子漢，怎有這大耐性？

親愛的孩子，世間上不計酬報無條件的愛，惟父母對子女；其份量是天秤上無法估計的。

爸媽都希望你完美無缺，但很快地我們就發見你的小缺陷：作怪的是在你舌頭與舌根間連着的那一絲肉，熟語所謂的「吊舌頭」。有人講話不清楚便是這緣故。幸而你小，還來得及矯正——媽媽決心替你剷除病根。等到一切準備好媽媽的手却發抖了：外科剪刀捏在手上

成了斧頭。終於這小小手術是由馬阿姨完成：她把你按在膝蓋上，讓爸爸扶住頭，想趁你哭的時候便是一「剪刀」。誰知剪子剛伸進嘴，你沒叫，爸爸倒直嚷。馬阿姨埋怨說：「你這樣吼。我怎麼動手呢！」

媽媽躺在床，不敢望一眼，聽你哭，心裡蹦蹦跳。你哭了幾聲，出了一點血——現在，你的聲音又大又響又嘹亮。

你患消化不良。腹瀉時我們看見大便就發愁；便秘時爸爸又說：寧願你瀉肚還好受苦。孩子，你不懂了解：這世界原充滿了矛盾，人類活動便是一部矛盾的記錄，我們便生活於其中。

企望新奇，是人性最普遍的現象。譬如做媽媽的，老希望把孩子裝扮得更漂亮。當我們給你穿上一件新衣的時候，你無知無覺，一無表示：興高采烈的，反是「大人」們。

在你「赤子之心」中，母親便是一切。吃飽，你就滿足了。因你降生，我們每天都在忙碌中。眼見你一天比一天健壯，爸媽的辛勞已得到補償。

你將近三個月了，由一個毛頭長成嬌嫩的胖娃娃。你一舉一動，一響一笑，在爸媽眼中都成了珍寶。朋友羨慕地說：「嘿，你們夫妻倆整天忙孩子——喏，你們真高興！我看得出，那是出於內心的笑。」

你是我們家庭中新的份子，也是新的象徵；你的出生，在我們生活中成了新的主題，也是新的希望。以成人尺度觀看嬰兒：生命的意義如春草，如旭日。你的光彩使我

們這和諧的小家庭錦上添花了。然則世間是一條艱難的路，我們已跑了一半，而你，還不會踏上一點點。

時間過得真快，爸爸假期將滿，即將和我們有一段短時間的別離，我惘然像失去了精神依恃。說真的，媽媽日常料理家務瑣事，抱你，哄你，成爲爸爸的臨時任務。雖說男性的粗獷使爸爸在你身上鬧出不少笑話：例如把衣服穿倒啦，喂開水時潑你滿臉水啦，甚至有時也給媽媽幫「倒」忙。終究他在身邊我寬心得多；他確是媽媽最可靠的「替手」，他愛你，關切你，甚於自己。

從來「公」「私」不能兩全，現在他要回到工作崗位去了。啓程前夜，實難分捨。離情趕走了我底睡意，而你，躺在小床上，悠然自得。爸爸屢次撩你講話，你咿咿呀呀，揚着小手；直到倦了，便睡着了。爸爸依依地擦開帳子，凝視着你；你甜美的睡態，真迷人愛。爸爸彎下身要吻你，被我阻止了：「別把小傢伙弄醒呀！」我輕聲提醒他。「孩子多好玩，爸爸明天要走……」他留連地說。

直到次日清晨，爸爸上車的前刻，你還在他手上快活地蹦蹦跳。爸爸一再吻着你說：「爸爸要走了。」

你望着他，還是笑。

孩子，你底心池是一潭清水，人間苦味是經過時日發酵而釀成。孩兒不知離別苦。我不禁懷念起我底童年：那像一張褪色的壁畫。隱約可見，但模糊不清。只有一點我是清楚的，我也有一個美麗的童年爲父母所重視；爲目前及日後我們爲你做的一樣。